雲溪居集

八

頑惡冦盗竄銷匿喪不敢露影跡暮月之間濟濟然可
觀非嚴以為治適乎時宜威德之風照耀人之耳目感
動人之心意有積累之舊者其為效不能如此之敏也
閤下先進之碩德朝廷之宗工今以侍從之尊荷藩宣
之寄其德行道術文學辭命見知於君王垂照於天下
者積有年矣其亦何言哉故道古今之理以頌閤下趣
時之迹而已閤下承流宣化居師帥之任且數十載若
其之所頌者豈特嘗施之一方一郡乎其飫聞熟見與

夫深被其賜者蓋不可勝道然贄見之禮士所不敢廢
故書𠀤以拜於麾下

上權越帥提刑朱學士書

某聞不學則不顯者事皆然而道爲甚不養則不成者
物皆然而材爲甚士以有道貴世以有材治故下不可
以一日無學而上不可以一日無教是以其政修則有
菁莪以樂之其政廢則有子衿以刺之蓋上無教則下
無學雖有不待文王而興者求其成材亦已鮮矣然其

有所造而幾深之理窮經者未易自致也昔三代以來
文武而上咸以甚盛之德進居大寶妙用格上下善政
周動植民自黃髮迨於齔齒漸仁摩義周旋禮樂薰陶
涵養乎中和之域而邪僻不作人有士君子之行不詭
於道而咸可以從政故其書曰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惟帝時舉當是時也豈復尋章摘句攷詁釋訓
求魚兎於筌蹄之下挹酒醴於糟粕之中乎哉成康既
沒聖王不作仲尼以上聖之德栖遲旅人其志終莫之

行矣而文武之道不可失墜於是作六書以載之後世言情性之真辨正變之理則存乎詩記已行之事明帝王之制則存乎書示節文之體通損益之用則存乎禮備制作之文達和樂之情則存乎樂窮大道之藴抱變化之妙則存乎易辯善惡之實正誅賞之權則存乎春秋古之人采其真以内游藏其用以役物至於輔引誘掖剪裁駕馭妙微顯闡之術舉在是矣則斯六者何異乎嶰谷之斷竹嶧陽之孤桐衆人作之不過音響必得

也故後世之士守經制行緣飾吏事揚立名節炳然可觀有如兩漢之風者鮮矣其讀書至乎禮記見其言舛駮不經未嘗不掩卷而疑焉惟王制之篇雖雜四代之制而其言有倫其事有理可以為後世法乃極智盡思攷合經傳訓明厥旨以備遺忘然不識有以少當昔人之意否耶且甚愚淪溺於流俗之獘謹繕寫一編詣麾下陳獻夫進思可與者闕里之洪制來者不距鄒人之典訓則嘗與之脫驂借譽解顏而言者想無譴其狂簡而

處士之虛名遵仕宦之捷徑者也某不敢自棄思一拜於
門下也積有日矣參差數年乃今始得輒以不肖之名
干下執事雜文若干篇隨此為獻以備贄見之禮伏惟
少加善誘幸甚幸甚

上揚帥呂大資書 宋史呂頤浩傳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軍

某嘗謂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兎騕褭
絕足奔放善馭者之所急至於翕然皦奏師曠過而勿
問必淫哇之濫吹衒粥都市伯樂去而勿顧必不材之

篤馬宗工大人莫不以推賢樂善為先務清世之士幸
親遇之而不在題品者則斯人也豈復有寸長片善可
稱道者哉四海之内亦必以為迂疎闊略無似之散人
矣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周公豈欺我哉古之為士者遠則擬舜近則師文王今
衣帛食粟與人同而立身揚名不得比於一鄉之善士
可不自悲也耶恭惟知府樞密大資閣下以豪傑之才
世公輔之位聰明高遠道術宏博識量深厚鑒裁昭融

加以世德淵源中外履歷論之既稔所閲且多天下之士不幸不得見之則已苟得見之倘有一介無慮遺逸故下車之日人人翹首抗足想鈞目之顧盼而自忘其鄙陋甚也不肖竊高下風慕鈞屏之日久矣何幸備員小邑之佐屬在使麾之末雖拘文有地不得時望副車之清塵聆謦欬之餘訓然分官効職亦幸從屬吏之後今代者已至將遠旌麾而蹤跡疎賤未預甄采之列天下之士其將以甚為何如哉此夙夜之所愧恥而不自

得者也竊惟趨事鈞嚴及茲暮歲固非日月之未久也然而台光緜邈未燭銜箪之下者豈致身疎遠自取棄遺耶將材質駑散無所取於大君子之門耶今不敢默默自棄輙一鳴於旄節之下儻在所進顧楊鳴律之餘聲激洪河之溢流俾寒谷戴春涸轍生波少見於請平之時無愧於天下之士豈勝幸甚

上淮南提舉黃都官書

某聞厚德者多士之所歸憂道者宴安之不暇故有席

不及暖突不及黔羸糧褁足百舍重趼而不知其倦者是豈棄父母之養賤丘墓之國恬於劬勞惡於安逸而心知支體與人異哉彼有所可慕亦有所不足而勢不能自已也夫有被褐之士貫隋侯之珠抱卞和之璞而行於都市則人必奔走蹋蹶側肩纍足而往觀焉何則物之至珍世所希有也然隋珠之美不過形圓而大光彩照乘卞璞之奇亦渾備五德純瑜無玼而已彼照乘之明非足以察微而燭幽也五德之美非足以化民而

易俗也則物之為世所寶者又豈若人之可寳者足尚哉今有鍾天地之秀氣負聖人之道術德足以砥世礪俗才足以開物成務者其賢可寳其人可觀豈特隋珠卞璞之比哉則闡義知方樂善不倦之士必爭湊門墻景慕風采以先見為榮以未見為耻矣故孔子適衛封人請見雪子舍魯魯人屢斬禦寇反齊户外多屨李邕入朝門巷填隘恭惟提舉都官閣下以文章學術由公道而决科清世以德義公忠致誠心而緣飾吏事慮出

人表才周物情分國家歛散之權制一方綱領之重則其道義才術固有遠過於人者此士之所以樂從而願見也某方從一命為下邑之佐治已之事尚有缺然而重以從事之責則先進大人之門尤宜汲汲以求其教益故不敢以疎遬鄙賤為閤而輙自進於門下庶幾無高棠尹何之謗而得子貢利其器之善惟閤下姑與之某齒髮方壯知自鞭其後兾將有及於遠也則他日之所至亦閤下之賜矣

上沈舍人書

某聞三代而下兩漢為盛孝文明帝尤為盛時然賈生以王佐之才栖栖於長沙伯鸞以高世之德遺佚於吳會論其世則亦足有為也語其人則亦可謂賢者也然參差而不齊齟齬而相違者豈無故而然哉宜有制之者也古之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蓋言有道之世則野無遺賢抱道之士則必見於世以梁賈之事攷之此特君子之道其常也合以事變殆或未然夫數

有奇耦氣有盈縮軫轉於冥冥影從於昭昭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鬼神之幽星辰之著消息滿虛無能外者而況於人乎然則大明之世士或有遺盛德之士時或未遇者無足多怪也故唐堯在上元凱未聞帝舜有為五臣並用伏惟國家之盛非特兩漢之比君侯之賢出乎梁賈之右曩者宮商韻諧皃藻勢協方將振金玉之聲展騏驥之足登吾君於堯舜之盛躋一世於仁壽之域孰知夫天之真宰未相厭猷暫屈俊求來任藩屏是豈

欣幸交至然區區之心有所不足者以期近矣勢當奔
赴天官別句一命圖三釜之養不獲久在下邑被服教
誨裵裒門牆豈勝惓惓仰惟車馬以無滯留之理名實
稔聞眷注雅厚朝夕還步舊轍進登鈞軸冀異日倘未
能挹季真之清風躡安道之高躅岸幘吟嘯成長往之
計便當鞭策蹇步蘄奔走於門下惟君侯亮之

上淮南運使直集賢院陳學士書

冀聞由君子之道不失於正而期於有常者士之立德

賞而使智愚襲情貴賤履位居是時者智足以効一官而無曠其所職斯為善而見陟於工矣故為士者可以獨治而無事於其外由兩漢而下設官分職異於三代考績之法廢而不復其所以網羅英俊淘汰姦吏則一切委之守刺之官俾察舉所部之吏顧盼之所及則坐階青雲威稜之所加則竚擠溝壑居是時者雖德行偶於淵騫政事侔於冉季非攀龍鱗而附驥尾亦不能軒昂雲霄馳騁千里矣故為士者非徒務成其內而所以

下天資粹純學術宏博才德之懿簡在於宸衷事業之
美照耀乎當世歷更清切茂著徽猷綱領一方鎮肅數
郡智明之所燭而能否之情必察仁厚之所加而疎遠
之地不遺待物無私惟善是與如某者蓋嘗沐溫厚之
顏色被和易之辭氣故不自揆量而願於奬導之賜者
積有日矣然則閤下下車行屆二年而區區之誠未達
於左右何則勢有所未可也昔侯生有言曰人固未易
知知人亦未易夫虞卿以匹夫之賤掉三寸舌而千萬

易為哉此東方生所謂談何容易也某少讀先聖王之書長慕士君子之行若人之所謂不以富貴累其心不以貧賤易其守道之所非雖千駟弗顧義之所在雖萬鍾不辭者實嘗高其風而願從事於斯焉故自策名天庭委質下邑惟勤心勞力不替夙夜以效一官之事兾無曠敗而逃其罪負職守之外不敢兾其餘二年於兹聲跡日晦況味牢落雖斂衽執板進退於工官之前時自顧盻泯然若無形影他人視之亦何堪其憂矣豈心

智思慮筋骸支體異於衆人而不知貧賤之可惡富貴之可尚安樂之佚而勤勞之苦予誠以幽則有命明則有義而不敢不自安也自謂淡與泊相濟迂與拙相會日遠世故月疎事情分無粉飾之幸矣乃不知達觀之士高明之識違世異俗而不棄其疎拙之材前日猥辱賞鑒許以薦引不間虛薄首爲知己此綦之可以有言而不失於躁隱之時也故敢洗滌塵慮裁染翰墨上浼聰明惟閤下抗特達之知擴兼容之量俾寒素之地早

煢而難瞑心恫恫而無依豈徒中宵時或至達旦加以
思慮淵畧吏塗闒茸千狀萬態交亂目前視左則或遺
其右務前而不見其後日慮凜曠歲虞敗缺方保窮之
不暇尚何稱職以干進推餘以庇民之圖哉仕宦若此
豈足為榮適可羞耳某頃者從事既踈虞物又拙刻木
之輩投隙生姦巧為辯端以追罪負搆結不肖之迹付
之有罪之地察其愚衷惟曰無愧外視迹狀若有可誅
俾徼眇之資冐尊嚴之威夫羈孤之人不寒自慄釁端

一加剪拂則雕以文章被以丹雘大者為棟梁小者為
榱桷小大之材咸得其用騄驥在野方皐見而弗述世
必以為款段之駑駘一稱君前則牝黃牡驪不在所計
而當年後世皆信以為天下之馬是理也非物則然士
或如之非今則然其來尚矣故棲鳳割鷄之地枕泉潄
石之鄉士有履回損之德行善予賜之言語精有路之
政事備商偃之文學退而燕居其雅望之高偉素風之
優長足以砥世礪俗進而從事其道術之宏遠功實之

豐茂足以尊君庇民者必假翼翔鸞附尾逸驥然後騫騰乎九霄之上而步驟乎萬里之外不遘青雲之士則德斯潛光斯幽泯黙乎塵土之間一閭巷之匹夫徒勞之賤吏耳故王貢得之華藻芬芳燦若明星仲元失之當時無聞而後世無傳焉樂天知命者雖安時委順無憂喜於得喪之際而大人君子據尊高之位就久大之業以成人美為心以得人才為事者所當慇懃而留意者也國家監兩漢之制推而廣之其所以蒐獵多士網

羅英俊非特委之郡國而憲臺漕府督發轉輸分領大
農之使皆得攷察下吏而推轂後進夫翔泳清吏之職
掾持外臺之權皆今日之偉人朝廷之妙選至於為官
擇人使人以罷者乃其素講之政術所急之先務有志
之士求為可知而已不患莫己知也恭惟某官閤下雅
量宏大厚性粹純造道既深成德惟盛無驗之言不能
汩其聽似是之迹不能蔽其明與物無親惟善是主由
眂事以來賢者自強能者知勸姦吏斂衽庸人敦勉詒

其昔闒趨事好敏而惡緩治已先行而後文者至理之所然聖哲之攸訓也以敏赴事而有功以行顧言而無怍君子之所難智勇之所畏也非夫資陰陽之秀穎鍾天地之粹純而聰明識量邁越倫類則才之幾敏不可以強為信道不篤執德不弘而紛華盛麗有以汩其靈府則載之行事未能無所憾道之不明也久矣鄉送之選廢而有科舉經術之學散而有雕琢士以文滅質以博溺心流浪乎文章之英華而去本忘實者蓋千有餘

時朝廷奬拔賢俊須以不次閤下進而居之其所以檢身在公者端方篤謹奉法修職樂善不倦有緇衣之風節儉正直多羔羊之化使懿德外喻貴名上達天子虛心睠注其美遂乃翱泳台閣典職成均斯可謂以行顧言而無怍矣具雖不肖生於偏方嘗能景仰逸駕歆羡高風然徃在田野役役私計每欲贏粮褁足掃塵拜門了不可得弋釣多暇灌畦有餘時於邃巖幽壑之間蔭長松之清陰弄鳴籟之流響與枕泉漱石者稱頌其一

禮而不以為勞遣使之役而不以為煩雖世變不同事為或異要其圖治之心則一故其成功亦足以相侔而不相歉也上世名分簡易而人文未雕淳樸之風尚完而利欲未勝元黃文采之飾兵戈鶩從之費蓋質畧而未備天子省方雖數而勿擾唐虞之世是也故其書曰五載一巡守時則無待於遣使而天下治至周則不然監二代而損益之制作既備而文采多矣歷夏商之季末民心澆漓既嘗啟之矣省方之禮不得與上世相似

上以忠接下以禮事致其實為之有功德施海內情偽聞於上恭惟運使具官閤下德性粹純識量宏廓文學優遠政事開明以先進之長才居名世之重任事業甚盛英聲洋溢天下之士向風竦慕具不肖夤緣末學竊祿小官雖筦庫閒冷之局在海隅僻左之地得居治部祇以為幸而不自知其官之閒冷地之僻左也趨覲之初祇誦所聞拜於麾下

上溫倅朱朝奉書

其聞越石父得晏子而責不告之理甯大夫對管仲而
歌浩浩之詩竊嘗高二子之賢而未喻其求人之詳與
自見之晦也如此退而熟思之乃知古之人其所以與
人者或詳或畧或顯或藏無所茍而已矣夫以大國之
卿親脫所驂贖人於患難之中與之同載而歸非有一
日之雅也徒見其賢而好之之豈惟德厚禮亦至矣不告
而入未為大過而必由此以求絕者謂其既知我也知
我則可以不詘負覇國之畧而困於布衣飯牛擊角以

兼收並取録其所長不求備於物不至於此以某嘗論
古聖人之書頗聞前言往行操觚秉筆類事屬辭或有
可觀則言不及於此矣某自彖義方洎叨禄仕雖王事
鞅掌未嘗不游心方策攷論經傳誠無所設施推及於
物然默以自治無愧分陰非敢有見於述作也而明公
奬借不以俗士遇之雖非虚薄之所敢當乃騄驥可以
長鳴之秋也其能默默而自棄乎敢録所為文若干篇
隨此專人塵獻於門下斐然狂簡固不足塵浼清眡姑

一瓢之約而歆强齊十萬之富徒以行道之人常汲汲於盛明之世也當是時便謂可以濶步青雲翔泳華庭發平昔之所志效涓埃於海岳笑昔人青紫之談以為瑣細失言不及大體安知人事不足以勝天命一隨沙礫蹉跌在後犇走淮海南北十年若綬尚黄疎鬢將白乃居茸散之任復在無人之境日與山鹿野麋為侶江山盡處滄溟渺然飄風經天則鵰虎夜歗薄雲掩日則鵂鶹夜飛澤畔長沙想不至此雖然浩氣方剛壯心未

折彈冠延想叩鋏長謠尚欲馳騖豪傑之塲芬芳竹素之上嘉期未與良圖欝然時弄柔翰綴空言以自適雕蟲瑑刻固非壯夫之事計功博奕抑又為賢竊以海鷗潔白警悟有君子之象此地瀕海日在目前嘗感而賦之敢録以浼清聽不勝惶恐

上兩浙運判書

某聞嵩少終華之間高峯薄青雲長林蔽白日則豐狐文豹嘯羣命侶而窟其上長河之滛限大江之匯曲澄

吏徒以須息邂逅鳳毛聯籍武成共塵奏牘地既遠矣分亦甚微然而解官海隅取道大府伏蒙運使某官閣下敦厚德以忘貴勢而俯屈尊高猥加存接溫顏潤玉芳言郁蘭詳熟周旋被以明訓自惟何等獲此異數斯時區區願效鱗毛之類依川岳而竊餘芘恨無可致之階爾伏承褒詔爰至榮命薦錫即符竹之舊城總金穀之重權行人車塵未越隣境而輶軒使節已按部封於是二浙之人同抃蹈而相慶某輒不自量篤勵駑蹇圖

成宿昔之志誠願洗心滌慮服勤夙夜效分寸於武林
搉酤之地庶幾賤跡忝竊門下依末光沾餘潤而瓦礫
有輝涸鱗起轍豈勝幸甚

乾隆御覽之寶